

2022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
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开笔 童庆根

大厦门的小情怀

东坪山上的东山水库,真是赏秋的好去处。有环绕水库的空中人行步道,有略带湿地风貌的浅水湾区,有苇草,也有极具诗意的霞红色落羽杉。它们倒映在透亮的云水间,惊艳着你我。

这个世界,奇妙就奇妙在有粼粼的水。有了水的倒映,有了水的折射,所有的色彩都变得有了光辉、有了生机、有了活力,我第一次发现,原来南国的秋也可以熠熠生辉。

徜徉在凌空蜿蜒的人行步道,反复选择一个角度,轻触一个恰当的焦点,然后通过数码的夸张,还原出一张介于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色彩,秋叶红照,犹如身处北国。仿佛是叶茂枝繁,浩瀚连天的红叶,像北京的香山;也仿佛是浩荡风骚,情钟大漠的黄叶,像新疆的胡杨林。

这是梦的秋,中原的秋,黄河的秋,是浸渍在基因里的秋。我们的先祖跋涉南迁的时候,筲路蓝缕,他们带着犁,带着耙,也带着诗,带着文,然而似乎忘了带上秋红与秋情。

大厦门有的是无限的绿,原本没有这么多的秋黄与秋红。记得我初到厦门时,那时的南秋,没有夏的酷热,也没有北方秋地的肃杀,仍带着点南国特有的湿热,有那么一点点变褐的秋叶,却红不了,也黄不了,只略带着些少许的经年沧桑,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成熟感,不是俨然的秋。没有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也没有“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”,心里似乎就有了点遗憾,有了点无奈。

现在,有落羽杉了。大厦门也可以开始有无限的霞红色妙想。且不说可以让我们反反复复地流连、观赏、拍照、制作、上传,津津乐道,有事没事就来打卡,或刷新一下步数排行榜。单是那“羽”,形看轻柔,音读曼妙,不叫叶,也不叫针,而叫作羽,就令人拍案叫绝。还来不及去陶醉她的色彩,也来不及去忘情她的身姿,首先就想为这些城市建设者们的创意点赞。他们怎么会想到选择这么神奇的树,居然有这么浪漫的名字。

对厦门人而言,秋意已不止在诗文里婀娜,梦想中纷飞。当初先祖们没带带的东西,现在已经有人馈赠,还有了方便的步道……他们在悄悄地圆着我们的梦,他们也是有梦的人。

大厦门终于也有了自己的秋红、秋情、秋事,那么,便真的有了自己的秋。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!

(作者附言:我是松柏中学老师,学校常年订阅《厦门日报》,我常读“城市副刊”文章。副刊有本土情怀,宣传厦门的事,展现厦门的生活,亲切而温馨。这既是副刊给我的感受,也是厦门这座城市给我的感受。我想把这份感受告诉更多人,希望更多人感受到,厦门真的如此美好!)

夕阳红 罗滔

人生五个圈

每天早晨,我都会去小区中庭的椭圆形步道上,散步五圈,每圈六百步,共三千步。边漫步边冥想,突然发现,漫漫人生路,不就是这样的五个圈吗?且听我细细道来。

第一圈是幼年。元气充沛,走路跑来蹦蹦跳跳,就像我现在刚起床下楼,脚步比较轻松。

第二圈是青年。精力旺盛,挑着六十斤重的担子,大半天可以走七十里。过去特殊年代下乡支援农业,以向贫下中农学习为荣,挑着肥料和秧苗,走在狭窄曲折的田埂上也不会摔到田里去。就像现在走到第二圈,还是有力气的。

第三圈是壮年。已经不那么雄赳赳了,工作的担子和家庭的负担使得我盼望能调高一级工资,虽然一个月只增加7元,那也比发表一篇文章赚几块钱稿费轻松得多。就像现在走到第三圈,已经有点想休息了。

第四圈是老年。已经退休了,可还到外地当“打工仔”,赚点外快,以证明自己“宝刀未老”。就像现在走到了第四圈,觉得累了,还强迫自己继续走,告诫自己说,“不能停,一停下来,就走不动了!”

第五圈是迈年。已经快到九十岁了,深知时间已经不多,可总还想做点什么事,于是抚今思昔奋力写作,不愿停笔。就像现在走到第五圈,已经快走不动了,还是听着老歌,拖着沉重的脚步,坚持慢慢走回家中。

世上的路长无止境,而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。用有限的生命去走无限的路,这就是人生的真谛。只要你奋斗了就是成功了,而不在于人生是长是短。

老照片 满楼
之旧物件

远去的“皮老虎”

家里的那方双眼灶台(两个灶眼,左边烧煤砖,右边烧柴火)拆了已有三十多年,与它一起淡出家人记忆中的,还有一柄被称为“皮老虎”的皮囊鼓风机(如左图)。

为啥叫“皮老虎”?其实,外形丝毫不像老虎,倒是长了个尖头的乒乓球拍。而功能则是鼓风吹气,用来给炉膛提高空气流通速度,让火焰烧得更旺。

那一年,爷爷所在的水利勘探队按计划奔赴闽西,在紧挨着深山老林的小村边构筑起工作点。一切准备就绪,他骑着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镇上采购生活必需品。刚进集市,他就看到补锅的摊子前围了一群人。一位操着浓重北方口音的师傅,娴熟地修补着破损的锅具,还时不时用一把简易的手动工具,调整煤球炉的火力。酷爱动手修修补补的爷爷默默观察了一阵,寻思着:“这小小的玩意儿,竟能产生如此强劲的风力,我想办法仿造一个,除了燃柴生火,还能给仪器设备除尘……”就这样,爷爷征得师傅的同意后,蹲在煤炉旁,拿着这个皮囊鼓风机,有节奏地按压起来。不一会儿,爷爷就弄明白了这个物件的构造和尺寸。随后,他就匆匆地在镇上的小店铺里寻找所需物件,连同采购的必需品,小心翼翼地塞进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。

返回工作点以后,爷爷赶忙在图板上打草稿,并制作出相应的零部件,最后的组装环节也相当顺利。同事们争先恐后拿起成品,时而朝自己的面部吹气,时而拿它吹掉覆盖在仪器上的尘土,对这个新装备的功能相当满意。次日清晨,爷爷在帐篷外生火做饭,为了让行军灶里的枯枝燃烧得更旺一些,他就用这柄“皮老虎”向灶膛里吹气,正当火苗越烧越旺的时候,周围突然响起了异常急促的敲击声。转眼间,一大群手持锄头、棍棒的男村民冲到了爷爷跟前。“老虎呢?老虎在哪里?”生产队长气喘吁吁地向在场的人,现场气氛有点紧张。

“老虎?哪里来的老虎?”爷爷很诧异,还不停地往炉膛里吹气。“就是这个声音,刚才正好有山风吹来,虎啸声特别明显。”被质疑的村民急切地解释着。被惊醒的勘探队员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,他们异口同声地说:“原来这皮腔所发出的嗷嗷声,竟是这‘皮老虎’的由来啊!”

后来,爷爷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岗位,这个“皮老虎”就跟着他一起回到鼓浪屿老宅,被放置在杂物间里。当灶膛需要引火燃煤的时候,那一串极富节奏的嗷嗷声,便会在厨房里响起,打破庭院的宁静,丰富着老街的记忆。

家书 廖为福

舐犊之情铭心刻骨

亲爱的爸爸妈妈:

印象中我是第一次给二老写信,很开心以这样的方式向二老唠嗑一些家常往事。

小时候,妈妈常常鼓励我,“好男儿志在四方,要跳出农门,走出大山!”还好,我没有辜负家人的期待,寒窗苦读,1995年8月底收到了赣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能考上大学是件光宗耀祖的大事,哥哥陪我到县城粮食局转移好粮油关系,我的户口也转到学校的集体户了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城里人”。开学报到那天,我早早背上行囊要去“大城市”(之前我的生活足迹从未离开过县城)。妈妈送我到村口,眼巴巴地看着我,眼眶似乎噙满了泪水,我只淡淡说了一句,“妈妈,回去吧!”扭头就大踏步离开了家乡,离开了妈妈,没有再回头。后来妈妈批评我不念父母的养育之恩,直筒筒就走了,妈妈心里不免有些失落。妈妈,儿子那时真没太在意这些细节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真的错了,简单粗暴地认为父母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,因为这伤害到妈妈,我向妈妈表达深深的歉意,请求您的原谅。

夜深人静时,我常会想起跟爸妈在一起的美好童年时光。妈妈总是天没亮就起床劳作,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割路其(农村煮饭烧菜的柴火)、打猪草、拔秧、种菜,每天都在忙。爸爸在下堡铜矿工作,一年难得回家几趟,不过每次回家都会带些我们平日吃不到的食物回来,比如馒头、包子、板鸭等,以解我们兄妹俩的“馋猫之饥”。那时,家里虽然清贫,但我们的内心却非常富足,对未来充满了渴望和期待。

在我上初三那年,学费、生活费一时没办法凑起来,妈妈为了不影响我学习,把家里仅有的几只还很稚嫩的狗崽带到集市卖了,所得款项全部给了我。那一刻,我看见妈妈转过头偷偷地哭了,但凡家里能宽裕一点,也不至于如此狼狈啊。

感悟 凤妮

因为一朵云,爱上一座城

雨过天晴,汽车照例行驶在成功大道的高架上。这里风景独好,每次经过,我都会将车速放慢,好好欣赏。

云朵柔柔的,低低的,仿佛触手可及的硕大棉花糖,一朵一朵飘浮在城市上空。它忍不住就扬起手,隔着车窗去抚摸,不料,它竟能通晓人心似的回应我,变幻成心的形状,我心底某处柔软的地方,突然有股暖意正在流动。

“棉花糖”的背后是刚刚洗过的、清亮的蓝天,大海似的泛起浅浅的白色波浪。此时的天空构成一幅极具层次感的画卷,徐徐地向我展开,我便一路陶醉其中。

我从2006年开始在厦门工作生活,前前后后已有十几个年头,女儿出生于此成长于此。因此,厦门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我走过不少城市,大的小的,沿海的内陆的。每次要在别的城市待上一段日子,我便分外想念厦门,想念厦门的天空,厦门的云朵。

厦门有海,但相比较而言,我更喜欢看

厦门的天空,它有着大海一样的开阔,而且有着比大海更清亮的湛蓝。又因为环境和天气的缘故,湛蓝的天空常常伴有朵朵白云点缀其中,美不胜收。这是厦门最常有

的景致。因为有海风相伴,厦门的云彩也会更加富于变幻。厦门的春天多雨,但只要晴天,蓝天一定在线,云朵洁净。

到了春夏时节,厦门盛行东南季风,风从海上吹来,把悬浮于城市上空的污染物一扫而空,空气变得通透,天空呈现出水洗过的清亮。云朵洁白,雪峰状、爱心状、蘑菇状、鱼鳞状……变化多样。

色彩,厦门的天空近处常有“棉花糖”一样的云朵出没,低低的,好像踮起脚尖就能摘到,我们的心也跟着变得柔柔的,甜甜的。

台风季,尤其是台风来临前,厦门的云系更加丰富,除了“棉花糖”般的积云外,各种云彩竞相绽放。台风越是临近,天空越少尘埃,也就显得越发通透,此时的云朵显

得更加美丽。到了黄昏时分,厦门市民还有机会观赏到“火烧云”的绝美景象。

到了秋冬时节,厦门的天空好像突然被拔高了许多,明净而高远。如果有云,通常是一种属于高云族的卷层云,它们像薄片一样齐齐铺开,占据整个天空,异常美丽。

厦门是座包容性极强的城市,就像它开阔的蓝天一样,包容各色云朵;又像蓝天中的云朵一样,随风而动,顺应万物,与万物交融。

蓝天白云,红花绿树,道路洁净,空气清新,更使得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驻足停留。

可我当时常又想,阴郁的天空乌云朵朵,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风景?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,只有经历过一些风雨,我们才能对如今的生活倍感珍惜,才会发现我们所拥有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好!

作为一个外乡人,我在历经千辛万苦后,终将小家安落在了厦门。从此,我便可长长久久地停留,在这里抬头仰望天空,淡看那风云变幻、云卷云舒。

军旅 雪峰

炮弹炸出的精彩

那次考核,我们排2门炮参加白天的实弹考核,1门炮考核夜间射击。白天打得很好,全部优秀。更难的一场硬仗还在晚上,因为夜间射击仅在目标区域设置一个指示灯,目测距离、阵地设置和炮手操作都要在黑暗中完成。

对于夜间射击考核,我当时是信心和担心交织。信心在于,我目测距离还挺准,有多次实弹射击的经验,也取得过首发命中的好成绩。担心的是,夜间射击还是第一次,如果出现失误,“一锤子买卖就砸了”,无法向连队和全排战士交代。

天黑之后,团指挥所下达“夜间实弹射击开始”的命令。我有紧张地带领炮班第一个上场。占领阵地后,我对射击距离做出判断,向炮手下达射击诸元,迅速完成射击准备。随着“一发装填——放”的口令,炮弹出膛奔向目标区域,“咣”的一声在目标区域炸响,指挥所通报“命中目标”。

首发命中,激发我把后面几发打得更精准一些,实现“中心开花”。考虑到第一发的炸点比目标指示灯略远,膛温升高影响射程偏远等因素,我没有多想,顺口就下达了“表尺减1”的口令(“表尺”是炮兵距离的单位),二排长提醒我“表尺应该减2”,我认为“减1”“减2”都可以,就坚持不改继续发射。发射完,我紧盯目标区域观察炸点位置,只见目标指示灯被一团火烟笼罩,在爆炸声传入耳朵的瞬间,目标区域变得一片漆黑。“灯打灭了”——回过神来的全连官兵齐声欢呼“打得太准了、太神了”。

负责考核的副团长激动地当场宣布:“了不起!奖励连队500元。”第二天,全连用奖励的钱美美地吃了一顿红烧肉。

其实,我明白,对于炮兵射击,打靶指示灯就是个大概率事件,只能说明运气好。不过,当兵一回,能碰上这样一次精彩和好运气,总是值得回味和自豪的。

读来读往 黄培瑜

买报记

曾经,为了把在《厦门日报》上发表的“豆腐块”留做纪念,我跑遍了大街小巷的报刊亭,才猛然发现,许多报刊亭都已消失无踪,或者改了营生,卖起了菜或彩票。而那次的买报过程,也算得上一波三折了。

地图中先搜寻报刊亭,再从自己的周围开始寻起。第一家,台面上各种花花绿绿的杂志,让我着实眼花缭乱了一阵,我问老板:“有报纸吗?”老板头也没抬,答道:“没有。”我马不停蹄找到第二家,老板正专心致志地在彩票机上打着一组号码,对我这个买报纸的,也不是特别上心,他说:“没有报纸,你看你还需要什么,自己找,卖的东西都在架子上了。”我仔细环视几圈,除了架子上寥寥几本杂志,确定没有,悻悻离开。

第三家报刊亭是我所熟悉的一家了,十年前住在这附近,每天回家路上都会去光顾,这里像个小书店。年轻的时光,悄悄从这里溜走。时事、健康、街头巷尾的事,无一不看,杂志的散文、诗歌使年轻的心,有了充实感和感情的共鸣。可如今,我也开始捧起手机……报刊亭阿姨很热情地招待我,但她不再跟我说某本杂志的最新一期到了,或者默默地递给我一份当天的报纸,而是一个劲儿地跟我介绍她摆在亭前的菜,玻璃桌上还有一杆大大的秤,把一部分报刊盖住了,她说:“这是自家种的有机菜……”寻报心切的我没有多听什么,朝她一笑,迅速离开。

失落中,终于在方圆十里内,找到唯一一家正常营业的报刊亭,如愿以偿,如获至宝。回家,翻开报纸,一股墨香扑鼻而来,“豆腐块”就静静地在那,我感到一种久违的踏实,这个和从网上下载打印出来的,天壤之别。以前人们形容悠闲读报,常常会说这样表述:“一杯清茶,芽影水光,交辉相应,一份报纸,世间百态,大到当今局势,小到老百姓的悲欢离合,一一浓缩在手中,雷打不动,每天如约而至。”我深吸一口气,颇有仪式感地轻轻打开,顿时墨香四溢。

电子时代,阅读将走向何方?阅读不再是翻开那份充满墨香的书籍报刊了,而是变成电脑、手机。睡醒是手机,醒来第一件事是找手机,五花八门的碎片信息、视频充斥着我们的感官,而那珍贵的墨香却被遗忘了,突然有点伤感,不禁怀念起看报纸、读诗、看小说的日子。这次买报的不易,让我更加珍惜那缕沁入心脾的墨香。啥也不说了,年底到了,新一年的《厦门日报》必须订起来。

家事 乡野闲客

厨趣

记得第一次炒菜是刚出校门,进入翔安一家公司上班没多久。公司坐落在翔安后莲,当时后莲村十分偏僻,周边没有快餐店。由于公司没有提供食宿,好多同事都租在同一栋民房,也就商量着下班后轮流煮饭。

那时也没有液化气灶等用具,还是用煤球生火煮饭。有一天轮到我从没煮过饭的我很是生手,在房东阿姨的指导下,好不容易用高压锅将饭压熟,接着炒菜,笨手笨脚的,好像还带点烧焦味,接着煮汤,手忙脚乱。汤有异味,一位女同事喝了一小口就吐了出来,说好像有洗洁精的味道。与我同住的小男生小潘已经喝了小半碗,我也喝了一点,确实有苦味,搞得我俩狼狈地吐了很久。事后才发现,原来洗洁精和食用油都是从小卖部买散装的,偏偏用的是很相似的两个矿泉水瓶,弄错了。也是这次让我对初次炒菜记忆深刻。

后来,结婚了。爱人不太会煮菜,我勉为其难学会了煮菜,还逐渐迷恋上周末逛菜市场,感受市井人文气息,并在琳琅满目的食材中寻找中意的那一款,为爱人挑喜欢吃的海鲜、为孩子挑爱吃的肉类及蔬菜,内心总是涌动着自豪感。

当然,从菜市场回到家,厨房也就成了第二战场,看着一堆食材在我的“巧手”下洗净切成喜欢的样式,或清炒、油煎或蒸煮。看着一道道食材在我的手中变成一盘盘佳肴美味时,那种过程也是能让我自得其乐的。特别是爱人同学或朋友来蹭饭,品尝后对我的美食赞不绝口,这种乐趣便升华成我的小骄傲了。

当然菜好不好吃,也可以从品菜之人看出,当端出一盘盘菜瞬间“秒光”,表示做得很成功,很对他们的胃口。那一刻,往往也是我最快乐、最有成就感之时。

闲暇时炒菜,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,为我在工作之余平添了诸多乐趣,也让我的家庭充满了烟火气息,何乐而不为呢?